



# 下半城的崽儿

□罗光毅

渝中母城，自来便有上半城和下半城之分。

我理解的下半城，如果从解放后这个角度广义地说，当指从菜园坝沿江而下到朝天门的地域。但从母城历史这个角度上说，应是指西起南纪门，东至望龙门或道门口这一带。在这个区域长大的崽儿，自称下半城的崽儿。

细想，下半城的崽儿这一说，应和历史上重庆建城有关。九开八闭十七门内的重庆城，从南纪门到望龙门，再到朝天门，都算城内区域。从南纪门往西走，现在的石板坡、燕喜洞和菜园坝一带，那时还在城门之外，城外长大的崽儿，虽也紧挨着城内的南纪门，但城内外是有区别的，自然不能叫作城里的崽儿。

下半城的崽儿和上半城的崽儿，也是有区别的。

母城的上半城，主要是指以解放碑大什字金街为中心，从较场口到小什字，

从临江门到新华路，这个区域内商业繁盛，是母城经济的核心地带。在这个区域里长大的崽儿，被称为上半城的崽儿。而与临江门紧挨着的七星岗，在这里长大的崽儿好像就不叫上半城的崽儿了，更不要说七星岗之外的观音岩和两路口，在这些地方长大的崽儿，都自称是七星岗的崽儿或是两路口的崽儿。

从南纪门到道门口，从地理架构上讲比较低矮，刚好比上半城矮了一篾片，所以高一篾片的地方就叫上半城，矮一篾片就只能叫作下半城了。

下半城的崽儿对此划分虽然有些不高兴，但转念一想，在母城范围内，嘉陵江那边，也有对应上半城的区域。从朝天门到临江门，有两大人群聚居的地方，一是千厮门，二是临江门以下至嘉陵江边，同样对应着上半城，他们就没有下半城之说。

从临江门到千厮门，虽然也对应着上半城，但临崖多，坡陡狭窄，到了千厮门才地势缓缓铺开，虽有码头几个，但离城还是有距离的。

而南纪门到道门口，一条解放西路和解放东路横穿下半城，中兴路一路向上连起较场口连起新华路，再到小什字，

从打铜街向下连接起解放东路，形成一个“大回环”。从南纪门到道门口，这一区域里人口众多，大街小巷纵横，商业网点密布，交通发达。西接菜园坝火车站，东连朝天门码头，是像模像样的城，只是因为地理位置比上半城矮了一篾

片，商业规模没有上半城大，因而谦逊地自称为下半城。

下半城的崽儿对上半城的崽儿作揖说：“你们是上半城的，我们是下半城的，让着点哈。”而对下半城临江边一带的崽儿，又有点瞧不起的眼神，他们是河边的崽儿。

河边的崽儿似乎更狂野一些，虽然也有临江街巷和楼房，但更多的是棚户和穿斗房，生活条件更为艰苦。

下半城的崽儿比上半城的崽儿活得更野性一些，因为他们离长江边更近。一到夏天，下半城的崽儿扑鸭子似地扑进长江里，任浑黄的江水浸泡正在发育的体肤。呛水算什么？浪里来浪里去，谁没个三惊两险的？一条木船的船肚皮钻过，两条并排着的木船的船肚皮也钻过，三条并排着的木船钻得人差点憋不过气来，但也挺过来了。放滩更是家常便饭，从菜园坝下水，过珊瑚坝，到南纪门收滩；从兜子背下水，过珊瑚坝，到储奇门收滩。

当然，打架斗狠，下半城的崽儿就要比上半城的崽儿狠一些。碰上将要发生的凶险事，听说对方是下半城的崽儿，多半会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是下半城的崽儿，不要惹了，他们都是狠角儿。”

下半城的崽儿就是这样随性地生长着，成长着。尽管在上半城崽儿眼里，总有点看不起的意思，但下半城的崽儿里有人却成为了人中豪杰，有人成为了行业翘楚。我的同龄人中，国内乒坛精英成应华和娱乐圈的顶流人物孟非，都曾为下半城的崽儿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## 在涂井(组诗)

□谭岷江

### 初见涂井

这名字是熟悉而简单的  
在忠县之东，长江之北  
在汝溪以南，石宝寨以西  
在我听的书上，在我的心里和身外

这地方又是陌生而伟大的  
大师马识途的故里  
满是橘子的别样“大海”  
大江从门前静静走过  
水流滔滔，掩饰着离人归者的得得马蹄

### 在悬崖边鸟瞰大江

像天空打望人间，像现在回望过去  
像翻开一个又一个页码的岁月  
江风拂起荒草，目光随舟远航  
涂井的老场，马老先生的老屋大院  
都已潜入至水底

这个初冬的午后，阳光如此温暖  
想象那些回乡探亲的思绪和回忆  
不用穿着潜水服  
也能随意步入并未消失的故园

就像我站在这里，并不恐高  
我如此俯视过去，穿越数十年星辰  
十公里之外，是早已消失的故乡作坊  
是我早已谢幕的童年少年

### 登龙骨亭眺望

登楼四望，是天空和大地  
是满目美景下的眺望和凝视  
是微风吹来后的心旷神怡

天空如此蔚蓝，如此温暖  
如此热爱人间，抚摸着四面浅丘山脊  
如此信任人间，把身影隐入大江沐浴

大地如此富裕，如此奉献  
如此遍地橘海，果香随风散步  
如此盐溪潺潺，古道荒草沧桑  
如此有今夕可以好好珍惜  
有古迹可以登临凭吊情怀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 罗汉场的萝卜摇来晃去

□叶仁军

罗汉场的萝卜摇来晃去，  
它们上了道路的旧时光，  
碱厂，刷敬老卡响亮无比。  
转角店，买不下整个夜晚。  
残缺的。一个远去周末。  
仰望星空，从一匹断掉的墙壁。  
房间里的竹子，听到逝去的声响无动于衷。  
我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，  
人们焦虑不安。  
你，在干什么？独自一人。  
沱江水清澈无比，  
一个城市很快离去。  
(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)

# “研究孙”记趣

□丹心

“小狗儿”，其实是逗孙子时的偶尔叫法，大多数时候我会叫他的小名“多多”。与人交流时，常叫他“多娃儿”。叫多多为“小狗儿”，一定是他和我“费”在一起的时候。

“多娃儿”三岁生日快到了，我在想该送他一个什么样的小礼物。思来想去，觉得实物太多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于是想把他这三年中成长的某些瞬间，汇聚成一篇小文章送给他。

三十八年弹指一挥间，转眼我就从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，进入到时间自由的退休状态。但总感觉时间过得很快，尤其是在陪伴孙子的时候。原来，我已进入孙子慢慢长大、我们渐渐变老的快进模式。

我曾自嘲如今是双硕士学位在读，一个是“研究孙”，另一个是“研究生活”。“研究孙”是可以毕业的，那就是孙子长大，不需陪伴、上学接送和学习辅导时；而“研究生活”就比较漫长，应该在不能感受人间冷暖时才能毕业，不论成绩如何。

常被年轻人笑，说咋个感觉你们退休后还更忙了呢？是呀，第一个“学位”许多事情是自己不能做主的，得听从安

排，搞好配合服务；第二个“学位”要重新学习、深入研究的内容可不少，书画、器乐、舞蹈、游泳、烹饪、摄影、旅游，甚至抖音、视频制作、小红书、公众号，等等，至于读书报、观影视，自然更是少不了的。不过，可以更有规划地进行，包括养老。

而对于我这样的业余写作爱好者来讲，还有一个时间需要分配，那就是把自己所学、所思、所看、所悟记录下来，分享出去。我就是以打油诗的形式记录日常生活，自娱自乐的。这里面有为孙子写的。

2022年12月10日，星期六，18点09分，孙子多多降临。我为小家伙写下了第一首打油诗：“夕是三笔多是六，多多最喜三和六。傍晚六点和九分，十八又是三乘六。三能除，六能除，三零六零真是牛！今天还是星期六，小小虎儿好顺溜。”

“多娃儿”一岁多一点被送进早教班。在送他上学的路上，能看到单轨，小家伙形容单轨站像飞机，这可是大人的

视角无法想象的，触发了我的灵感，于是为他写了儿歌《轻轨》。之后，在“多娃儿”每一个我认为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我都会为他写上一首诗，来记录他，记录我与他在快乐时光。

天伦之乐是一场长久的亲情关怀，相互陪伴，彼此成长，快乐共享。“研究孙”，是在度过一段难得的幸福时光！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# 鱼有余味

□谭鑫

川渝人的餐桌上，有一道以“噗噗”声为开始、“吡吡”声为结束的菜，必然是鱼。无论水煮抑或烤食，都是老少皆宜的家常菜。

幼年时，只有到过过年过节，鱼这道饮食符号，才会被隆重地端上餐桌。尤其是外婆家，它在舅舅的手艺里，总是以水煮的形式出现，像年度保留节目一样从不缺席。

一年春节，我和舅舅一起去河边剖鱼。路上，我问舅舅：“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吃鱼呀？”舅舅笑了，回答道：“那你想，你外公、你妈妈、你么姨，还有我，都姓什么？”“余……”说完，我手里提着的那条草鱼，仿佛受到感召扑腾起来，舅舅忙出手摁住，提到溪边，开始刮鱼鳞。顺着那鳞片飞溅的“噗噗”声，做鱼的第一道工序已然开启。舅舅早年当过厨师，一道水煮鱼对他而言游刃有余。选在河边剖鱼，除方便清洗外，似乎隐隐也有种让鱼落叶归根的意味。

回到家，母亲和么姨等已将蒜瓣剥好，红红的辣椒也在碗中用刀改成了节状，油油的豆瓣、绿绿的花椒、黄黄的姜片等调料，也整齐地候在灶台上待命，只等鱼下锅。等舅舅一声“起锅烧油”，仿佛集结号，水煮鱼的烹饪战斗算是正式打响。

通常要是有我在场，舅舅的烹饪过程便会自带解说，宛如视频里的声画合一。油热之后，依次下豆瓣、蒜瓣、大葱，炒出红油，锅中掺入冷水，水开后先将黄爪、海带等素菜烫熟，捞进盆中打底，为保证肉同时煮熟，需将带有粗粝感的鱼头、鱼骨、鱼排先下锅熬汤，最后下入鱼片。等鱼肉悉数捞入盆中，再将锅中鱼汤煮至沸腾，舀入盆中，淹没到半山腰处即可，撒上葱花、香菜、白芝麻，坐等我最喜闻乐见的烧油环节。

等油烧至七八成熟，再倒入一碗干辣椒、半碗花椒，顺着锅中升起的油爆声，厨房中顿时萦绕着一股糊辣的喷香。趁辣椒油光锃亮之际，迅速将其淋

在鱼肉上，伴随着热油溅落的“吡吡”声响起，鱼肉完成了最后的升华。

这水煮鱼也是厨房里的最后一道菜。它一登场，便迅速占据了桌上预留的中心位置，主菜便是信号，家宴正式启动。

麻辣鲜香激发出人间烟火，软嫩细腻抚慰着劳苦奔波。在品尝者的吞捻吐刺里，个中滋味总觉不虚此行；而我一年来的等待与盼望，也总算落肚为安。

终于，和鱼照面多次的我，也到了独自做鱼的年纪。如今，我已用手中的鱼，款待过来自家乡的亲人、隔壁的四邻、籍贯五湖的朋友。

在川渝，我们对一道菜的最高评价是“留到下面”。而生活，似乎本无需多余标准注释。在一条鱼的立场上，鱼尽力，人尽兴，生尽欢，便足矣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